

念远人 著

飘零我已

WO YI
PIAOLING JIU

久

纳兰词

轻松、深入、新颖

从全新的另类视角诠释了清词中最美的痛

——
纳兰词

畅游式解读享誉中国文学史的词中极品
深入清初第一词人纳兰容若的心灵世界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走进
纳兰词

我已 飘零久

WO YI
PIAOLING JIU
念远人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已飘零久 / 念远人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1. 2

ISBN 978-7-219-07191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念… III. ①词 (文学) — 文学研
究 — 中国 — 清代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1467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郑 洁
责任编辑 郑 洁 曾蔚茹
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
美术编辑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2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191-5/I·1328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

陈忠涛先生邀我写序的时候，正是初秋。初秋的阳光很温暖，风把空气吹得很透明。行走于街头巷尾，香樟树树叶摇动得明亮而清晰。只觉时光清凉透骨，寸寸无邪。这是一次美丽的因缘。我的生命，将在今年的秋天里，迎来一场与纳兰词独具意义的轰轰烈烈的契合。

相遇，爱上，终是一场宿命。他以静候的姿态进入我的眼底之时，我伸出手指，知道自己生命中将迎来一次相依为命。时为三年前。黄色牛皮纸书皮的《纳兰词笺注》，分上下两册。那是与纳兰缘分的伊始。我在扉页上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做了渺小的纪念，在泛黄的时光中安然妥帖。

后来，我用钢笔抄他的词。把一个一个的字一笔一画地写到白纸上的过程，是年轻女子一场内心的仪式，如同风鼓起的白色衣裙，单纯且倔犟。

时间流逝，从不曾停止，似乎只是倏忽，我已经过了那个爱做梦的年纪。也想起曾经青涩，听一首歌，看一张画，读一本书……会对喜爱的人和事物生出独占心理，是那样的不愿被人分享。那也是珍贵的偏执情意，在那段青春的时光，绽放如羞怯而骄傲的小小花朵。

喜欢纳兰词，若要寻溯根源，不过只是因为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。细数世间最销魂断肠之事，莫过至美与至痛，而纳兰词，不但具备这两点，甚至还有所超越。纳兰词中的篇章，或断肠彻骨，或晶莹可喜，或云淡风轻……不管哪一种，都是有灵魂的。美丽的灵魂之中，渗满了忧伤。

纳兰公子的忧伤，那么清透薄凉，遗世独立。在他的忧伤与惆怅面前，我没有想要逃避，经常读到深处，沉溺得无法自拔。

我在想，纳兰词在秋天里读，是不是最为合适？在一个又一个的深夜，屏幕前，我看到自己的指尖在键盘上或疾或缓地跳跃，线条清隽，恰如被一个忧伤的灵魂附体。我天生体寒，

遇到凉气便会关节疼痛，手脚冰冷。翻阅着纳兰词，书中的那些隔世惆怅，往往会从我的眼睛进入，然后慢慢游到我的每一节指骨里。这是属于光阴的隐秘，我无力参透。

生者前行，逝者永恒。我试图与之气息贴近，或得以相通。那是一种人间片刻、内心百年的状态。我在心里呼他“纳兰公子”，带着虔诚的尊崇与一相情愿的亲昵。我也一直不敢说懂得。懂得，这个词太透彻，我驾驭不了。隔了几百年的时光，我只是在靠近他。有时候痴狂，有时候慎重，有时候安静。这是一场跋涉，尽管，其中横亘的并不仅仅是距离。

浏览百度“纳兰性德吧”时，吧主豌豆说，她认真地爱了纳兰八年，由从前懵懂地迷恋到现在理智地喜欢，是一种沉淀，让更多的朋友知道纳兰、喜爱纳兰，是她最开心的事。

豌豆的话让我感动。爱的过程，即爱的本身。我一直相信，文字是通往作者内心最近的路。三百年后，纳兰公子，我们读你，你亦不必知。如今，我希望更多的人来读纳兰，并将其中的爱与知会，一直一直传递下去。

写这篇序言的时候，我寄居的小城秋意已经很浓了。坐在椅子上，我一抬头就能望见窗外一角清冷幽蓝的天。一场秋雨刚过，推开窗，空气中隐约传来桂花香。远处街道上的香樟树依然青翠茂密，树上结满了黑褐色的小果实，风一吹就噼里啪啦落了满地。有跛脚的老人憩在墙根，神情安详。妇人们拉着家常，一些孩童在坪里欢笑嬉戏……

于是，我内心沉淀的光束开始澄澈，回想着这些日子，我有时穿着拖鞋行走于熙熙攘攘的菜市场，有时靠在寂寞窗台与时间对峙……这些时刻，我都在思索着纳兰词中的句子，如此便会感觉自己在代替纳兰公子，静默地观望着一场繁华之下的尘世烟火。

感谢陈忠涛先生相邀，能将自己的文字和纳兰词放在一起，无疑是一种福分。感谢读到这些文字的人，那是我们在另一场宿命里的相逢。虽然，彼时，我是你的背影。

凌小汐

二〇一〇秋，常德

【简介】

纳兰性德（1655—1685），原名成德，避太子保成讳改性德，字容若，号楞伽山人。满洲正黄旗人，大学士明珠长子，生长在北京。幼好学，经史百家无所不窥，谙悉传统学术文化，尤好填词。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进士，授乾清门三等侍卫，后循迁至一等。随扈出巡南北，并曾出使梭龙（黑龙江流域）考察沙俄侵扰东北情况。于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患急病去世，年仅三十一岁。

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，纳兰十九岁时，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。是年卢氏年方十七，“生而婉娈，性本端庄”。成婚后，夫妻恩爱，感情笃深。但是仅三年，卢氏因产后受寒而亡，给纳兰造成极大痛苦，“悼亡之吟不少，知己之恨尤深”。

纳兰另有侍妾颜氏。据颜氏所生子富格生于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推算，纳兰纳颜氏可能在康熙十二、十三年之间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纳兰因患寒疾未能参加殿试，失去了科举制中的一次好机会。况且此时的纳兰已经近婚龄，可能是一时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女子，所以家中暂时为他先纳一房妾。

纳兰于卢氏亡故三年后，续娶官氏。

纳兰在扈驾至远东、五台山、江南一带的行役中所写的一些思家的作品，显然是为官氏、颜氏所作。

但官氏、颜氏多半只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子，不通文墨。所以他也希望能找到一位有才艺，能沟通思想的女子为伴侣，后来经顾贞观介绍，他纳江南女词人沈宛为侍妾。两人十分投机，情深意重，可惜由于纳兰的高贵出身及帝座贴身侍卫的身份，他们仅相处了三四个月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，不得不分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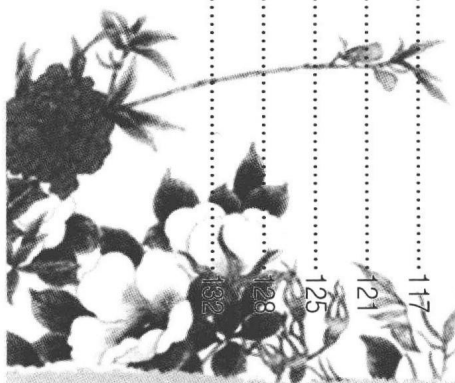
沈宛于康熙二十四年春返回江南，纳兰词中有几首思念沈宛并表示悔恨的词作，但为数不多，因为就在当年的五月三十日，纳兰便离开了人世。

壹

◎亲持钿合梦中来·····	001
◎时节薄寒人病酒·····	008
◎心字已成灰·····	012
◎东风泪洗胭脂面·····	015
◎青衫湿一痕·····	019
◎晶帘一片伤心白·····	023
◎怕难认、飘零人物·····	026
◎愿指魂兮识路，教寻梦也回廊·····	030
◎说著分携泪暗流·····	036
◎休堕玉钗惊比翼·····	040
◎且拭泪砧就月光·····	043
◎可怜人掩屏山睡·····	048
◎从前负尽扫眉才·····	052
◎不堪更惹其他恨·····	056
◎犹记碧桃影里、誓三生·····	060
◎暗觉欢期过，遥知别恨同·····	064

貳

◎偷展湘裙衩·····	068
◎空倚相思树·····	074
◎惜花人去花无主·····	079
◎万水千山何处去·····	081
◎自惜寻春来较晚·····	086
◎十年青鸟音尘断·····	090
◎冷落绣衾谁与伴·····	094
◎人生若只如初见·····	098
◎独睡起来情悄悄·····	103
◎紫玉拨寒灰，心字全非·····	109
◎暗忆欢期真似梦·····	114
◎暗思何事断人肠·····	117
◎莫笑生涯浑似梦·····	121
◎倚楼与谁话春闲·····	125
◎待寻闲事度佳辰·····	128
◎不为香桃怜瘦骨·····	131



目录

叁

◎欲将离恨寻郎说	139
◎断肠又今年	146
◎就中冷暖和谁道	151
◎算功名何许	154
◎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	157
◎何事伤心早	161
◎天涯望处音尘断	164
◎落红片片浑如雾	166
◎拼樽前杯酒，一生长醉	169
◎折残杨柳应无数	173
◎明月秋河影	176
◎泪向客中多	178
◎须髯浑似戟，时作簪花剧	183
◎一声弹指泪如丝	185
◎打叠起伤心无数	187
◎笑他多病与长贫	190

肆

◎一日心期千劫在	192
◎一片伤心欲画难	194
◎知我者，梁汾耳	196
◎君莫恨、埋愁无地	199
◎枯树泪痕休泣	201
◎惜别江淹消瘦了	204
◎断送朱颜如许	206
◎问我何心	208
◎炎凉	210
◎新来好，唱得虎头词	213
◎丈夫未肯因人热	215
◎最忆西窗同剪烛	218
◎人生南北真如梦	221
◎谁道飘零不可怜	224
◎愁不绝	227
◎人生别易会常难	230



乞巧楼空，影娥池冷，佳节只供愁
叹。丁宁休曝旧罗衣，忆素手为予缝
就。莲粉飘红，菱丝翳碧，仰见明星空
烂。亲持钿合梦中来，信天上人间
非幻。

——纳兰容若 鹊桥仙·七夕

壹

亲持钿合梦中来

在我国，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人们俗称的“七夕节”，也称“乞巧节”“七桥节”“女儿节”。这一天，应该是中国的情人节，可惜被很多年轻人忘却了。现在许多年轻人过分崇洋媚外，总是认为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，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。

关于七夕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这样记载：“至初六、七日晚，贵家多结彩楼于庭，谓之‘乞巧楼’，铺阵磨喝乐、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。或儿童裁诗，女郎呈巧，焚香列拜，谓之‘乞巧’。妇女望月穿针，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，次日看之，若网圆正，谓之‘得巧’。”

“喜鹊桥成催凤驾，天为欢迟，乞与初凉夜。乞巧双蛾加意画，玉钩斜傍西南挂。分钿擘钗凉叶下。香袖凭肩，谁记当时话？路隔银河犹可借，世间离恨可年罢。”晏小山这首关于

七夕的词，同样让我们感动。

晏小山，一直是我喜欢的词人，这首词是他用来怀念那四名歌女的。这些文字所表露出来的，其实不过是回忆。这些文字，都是心中情感的凝结。

晏小山、李煜、秦观、纳兰容若和李清照……这些词人，其实都是会抒情的人，都是会“喊疼”的人，也都是情真意切的人。他们都有着一颗柔软、敏感、深情、执著的心。他们似乎都把爱情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来经营。这样的人，他们的坚持、他们的付出、他们的行动，本身就具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。

七夕，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，也是古代姑娘们最为开心、最为重视、最为快乐的日子。在这天晚上，妇女们穿针乞巧，祈祷福禄寿，拜七姐，仪式虔诚而隆重，陈列花果女红，各式家具、用具都精美无比。

传说，在七夕的夜晚，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，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绵绵情话。

七夕，坐看牵牛织女星，是民间的习俗。相传，每年的这天晚上，是天上的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。因为织女是个美丽聪明、心灵手巧的仙女，凡间的女子便在这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，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，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“乞巧节”。

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，女孩们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，摆上时令瓜果，朝天祭拜，乞求天上的仙女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，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，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。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，所以，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，都会在这个晚上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对着星空祈祷，希望自己的姻缘美满。

卢氏生前，一定是非常重视这个节日的。在七月七日的夜里，纳兰独自在这冰冷的世上想念着那远去的身影，那无法触摸的身影。他在这个外表繁华的尘世上，孤独着，独自掉泪。哭，有的时候，不过是对逝去的人的一种挽留，或一种用心的

亲近和触摸。纳兰在心里一直搜索着一些纤细而柔软的情感，与那个远去的身影相配，以求抚慰。

纳兰站在寒冷的风中，泪水是思念的坠落，想亲近卢氏早已埋进泥土中的身体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已经不在灯火阑珊处。蓦然回首，欢梦已过，如今，已成孤身。那些青春的碎片，早已在纳兰的心里，铺展了一条可以通向卢氏的道路。这条道路，只有用情、用心去深爱的人，才能走。

一些柔软的回忆，在纳兰的心里如液体般涌动。曾经扑向自己怀抱的体温，渐渐地在纳兰心里沉淀成一种刻骨的痛。往事之水流过心田的时候，他独自用心，在时光的沼泽里含泪歌唱。那在风中瑟瑟发抖的身体，不过是一棵已经落光叶子的树，立在秋风中央，等春天来临。可是，春天早已被卢氏带走。

仰望夜空，那伤口般的星辰，闪耀着泪水的光泽，在你的眼里。天上人间的距离，让你的心如梦如幻地疼。有一种温情，深情得难以让时光的久远承受。昔日的一切，还留在心里，只是，那留在心里的空洞，没有人可以填补。那留在心里的疼痛和孤独，没有人可以抚慰。只能独自带着这种疼，继续向前走。

淡薄的月光，照不见她的脸，只能照见一个男人脸上的泪水所折射出的憔悴和破碎。他仿佛一下子就走向衰老。一个人，是从没有梦想开始衰老的。你一直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当做自己一生梦想的人。你像一只受伤的羊羔，在暗夜里，那一个个文字，就是你呻吟般的喊声。

盛冬铃在《纳兰性德词选》中这样评价此词：“这一首《鹊桥仙》则专就丧妻之痛立意，诉说的是死别的悲哀。全词写的虽然是对亡妻的怀念，但始终紧紧扣住‘七夕’这个题目，用典娴熟自如，能切合抒情的需要，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技巧。”

“影娥池冷”一句，影娥池，是汉武帝在望鹄台西边修建的俯月台，台下有池，月影入池中，使宫人乘舟弄月影，因名

“影娥池”。在这里，纳兰用这句来表明卢氏不在了，物是人非，荒凉而萧瑟的感觉。我总觉得，这影娥池，其实就是纳兰的心。卢氏走后，纳兰的心彻底地冷了，冷成一片片的怀念和回忆。

内心尚存的，只有怀念和回忆。这些，让他一次次陷入孤独和寂寞的深渊中，不能自拔。有很多时候，我在想，其实，是纳兰自己选择了深陷，是他自己不愿意自拔。也许，这才是纳兰的痴处，更是纳兰的痛处。从她走后，活在这个世上，他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灵魂。活着的肉体，除了怀念，没有生气。

打开自己的内心，没有温暖的体温可以拥抱，只有无法言明的孤独、寂寞、萧瑟，围绕着心灵飞翔。有一些回忆，带着时光流逝的痕迹，在他的心里，留下了一声声哀鸣。原来他从来都不曾忘记。一直都不曾忘记。在光阴当中，在他的心里，她的身影，仍然如同一朵梅花，灿然开放。

读这首词的时候，我想到了晏幾道。晏幾道有一首《临江仙·斗草阶前初见》是这样写的：“斗草阶前初见，穿针楼上曾逢。罗裙香露玉钗风。靓妆眉沁绿，羞脸粉生红。流水便随春远，行云终与谁同？酒醒长恨锦屏空。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。”

晏幾道的这首词，是写给他心爱的姑娘——小云的。有的时候，我总觉得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词，其实无非都是词人的回忆。著名的诗人里尔克说：“诗歌不是情歌，是经验。”在我看来，诗歌其实就是自己的经历和体验，这和情感还是有关的。所以，写作其实就是在写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的人和事。

很多现代诗人，好像进入了某种远离自己内心和情感的迷途。其实抒情是不可能消亡的。真正用诗来“喊疼”的人太少，坚持抒情好像是不合时宜的。那些坚持抒情的人，不仅仅需要行云流水的语法操作，或者一意孤行的精神反常，还需要足够的勇气。因为词人无力留住自己心爱的人，只能用回忆的方式来纪念。回忆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挽留？

在过去的旧历七月七日的夜里，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

子。这时，所有的喜鹊都飞到银河边，为两人搭起了一座桥梁，让他们可以相会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的祖先，比我们这些现代人有想象力得多。现代诗歌被大众远离，更多的是，现代人慢慢地失去了想象力。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是悲哀的，更是没有前途的。

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天河之东，有织女，天帝之子也。年年织杼役，织成云锦天衣。天帝怜其独处，许嫁河西牵牛郎。嫁后遂废织纆。天帝怒，责令归河东。唯每年七月七日夜，渡河一会。”

穿针乞巧，这是最早的乞巧方式，始于汉，流于后世。《西京杂记》里说：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，人俱习之。”《舆地志》说：“齐武帝起层城观，七月七日，宫人多登之穿针。世谓之穿针楼。”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说：“七夕，宫中以锦结成楼殿，高百尺，上可以胜数十人，陈以瓜果酒炙，设坐具，以祀牛女二星，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，过者为得巧之候。动清商之曲，宴乐达旦。土民之家皆效之。”元陶宗仪《元氏掖庭录》说：“九引台，七夕乞巧之所。至夕，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，先完者为得巧，迟完者谓之输巧，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。”

明刘侗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说：“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。妇女曝盎水日中，顷之，水膜生面，绣针投之则浮，看水底针影。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，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，谓乞得巧；其影粗如锤、细如丝、直如轴蜡，此拙征矣。”《直隶志书》也说：“七月七日，妇女乞巧，投针于水，借日影以验工拙，至夜仍乞巧于织女。”清于敏中《日下旧闻考》引《宛署杂记》说：“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，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，徐视水底日影。或散如花，动如云，细如线，粗粗如锥，因以卜女之巧。”

读到这首词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的脑海里，总是会浮现出李清照的模样。记得李清照有一首《行香子·草际鸣蛩》：“草际鸣蛩，惊落梧桐。正人间天上愁浓。云阶月地，关



锁千重。纵浮槎来，浮槎去，不相逢。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别恨难穷。牵牛织女，莫是离中。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。”

有人说，李清照和李煜是“词中二妖”。又有人说，纳兰是李重光的转世。其实，这些话，不过都是在说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抒情。李清照、李煜、纳兰容若、晏幾道、秦观，这几个人都是懂得抒情的人，都是懂得情真意切地表达自己的人。

乞巧的楼空了，独自留下了纳兰容若，站在越来越冷的风中，接受时光、怀念、寂寞、泪水和疼痛的折磨。其实，比秋风更冷的，是纳兰那颗失去爱人的心，那是一种被折断的疼，是痛及灵魂的事实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的家里，都亮着团圆的灯火，纳兰容若虽然已经习惯，但有一些疼和悲，他还是没有忍住，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。

纳兰仰起自己深情的头颅，看着天上那一轮月亮。这个月亮在纳兰的眼里，其实是一滴巨大的清泪，悬而未落。他是否在心里想，牛郎和织女，此时应该相会了吧。他们应该用彼此的体温温暖彼此的爱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牛郎和织女，一年一度，还有一次相见的机会，为什么你不能再来见我一次？

比起纳兰和卢氏来，牛郎和织女还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一年还有一次见面的机会。这一年一度的相见，在彼此的心里，会是一盏微小的灯火，会在绝望的时候将他们照亮。而纳兰此时，身陷更深的绝望和孤独当中，没有这样的微小的灯火将他照亮。如今，纳兰和卢氏，是生和死的距离。

如今，所有的温暖和欢乐，都不过是纳兰的身外之物。他望着天空的眼睛，不过是另外一个无法圆满的月亮。剩下的光阴，只能用于怀念和回忆，其他的不过是点缀而已。此时，纳兰心里的悲痛、无力和绝望，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？

咫尺天涯两无缘。无根的漂泊，要到哪里寻找？在纳兰的心里，这些渐渐浮上心头的、渐渐蔓延的离恨别情，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。于是，他拿起了自己的笔，对着自己心爱的人，

慢慢地诉说：“从你走后，我的心整个空了。那是一种再也无法填满的空。如今，我只能用回忆的方式，来默默地亲近你。只能用泪水和叹息默默地勾画你的容颜。”

手捧着卢氏生前为他缝制的衣服，纳兰泪如雨下。哽咽着，忍着自已内心的悲痛，纳兰用手轻轻地上面抚摸，仿佛在轻轻地抚摸着卢氏的脸，这是一种难以亲近的疼爱。

世间离恨何年罢？



枕函香，花径漏。依约相逢，絮语黄昏后。时节薄寒人病酒，铲地梨花，彻夜东风瘦。掩银屏，垂翠袖。何处吹箫，脉脉情微逗。肠断月明红豆蔻，月似当时，人似当时否？

——纳兰容若 鬓云松令

时节薄寒人病酒

我觉得，这是纳兰的习作，而且还是早年的习作。

这首词，有太多“花间”的味道。不过，纳兰摆脱了花间词的最大弊端——那就是虽然词语华丽，但没有什么真情在其中。他把自己的一腔真情注入其中，所以，即使是带有花间味道的词，他也写得情真意切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他是“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”，说得还是有些见地的。

盛冬铃在《纳兰性德词选》中这样评价此词：“这阙词的主旨可用李商隐赠杜牧的一句诗来表示：‘刻意伤春复伤别。’不同的是词中的主人公是个女性。她伤别，是出于对恋人的深深的爱，所以在朦胧的梦境中又同他相会；她伤春，则出于对自己青春年华的惋惜，所以见到月明花红，也会触景生情，伤心不已。”

“枕函香，花径漏”一句，写的只是一个女子孤独、虚脱的状态。枕头上还留有那个人的余香，那在花径上的身影，如

今已经只剩下一个，孤零零地怀念另外娇小而绵软的身体。我站在微凉的风中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左手一直怀念那曾经握着的右手。它真的很想念那温热的纤细的右手。那右手，是一只怎样的鸟呢？如今，它飞过了我的生命，飞过了我的心灵，飞过泪水洗亮的风景。

剩下的那只左手，在苦苦地守望，守望，像被折断的树枝，就要坠下来。那从心里生出来的呼唤，你要拿什么才能点燃？你是否还能听见，那颗心为他涌动，为他呼唤，为他破碎，为他疼痛？你真的不知道，自己站在黄昏中的身影为何没能等到他？难道，他忘了你们曾经的约定？

“依约相逢，絮语黄昏后”，这是那个女子的回忆。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小手拉着他的大手，你们在花前月下的身影，让那些花朵羡慕得流泪。月亮淡淡地照着你的脸，照着他的怦然心动。他搂着你的身体，因你的身体而温热。原来，你们是彼此内心和灵魂的需要；原来，你们可以把彼此的气息永远留在自己的怀里。

你们相拥的时候，花朵们都闭上了自己的眼睛。那时的人，微闭着的眼睛很美；那时的人，脸上微微的羞涩很美；那时的人，手上很暖；那时的人，唇上的花朵很美。陶醉在爱情的芬芳中，我们不能自拔，我们也不愿自拔，我们愿意深深地沉醉在其中，不愿醒来。我愿意在你爱情的芬芳中，永不醒来。

“时节薄寒人病酒，铲地梨花，彻夜东风瘦”，写的也不过是这个人的内心感受。他走了，因为没有爱，所以你从心里觉得冷。于是，独自一个人借酒浇愁。只是那些梨花，彻夜便把东风吹瘦。这瘦去的，又何止东风？那颗等待的心，那个等待的身影，不也被梨花消磨了吗？季节深了，他不在你的身边，此时，他在哪里呢？

那微凉的寒意，让人深陷怀念，不能自拔，于是不由自主地想甩甩头。醉酒的滋味很难受。诗添酒癡，况情怀，渐近中年。借酒浇愁愁更愁。这种愁，是无法接近你的疼痛所给予的空洞。孤独地歌唱，晚风送来了旧事，没有翅膀的鸟在你体内